

開放文學－漢文樂園－老子止笑譚
章四九 至 章六四

章四九

聖人無常心，以百姓心為心。①起
善者吾善之，不善者吾亦善之，德善。②承
信者吾信之，不信者吾亦信之。德信。
聖人在天下，歛歛焉，為天下，渾其心。③轉
百姓皆注其耳目，聖人皆孩之。④合

①起－定義

聖人無常心，以百姓心為心。

【註】

客觀真實：在上之人，為全民之表率。

【解】

老子認為：聖人無自我心，把百姓之心當作自己的心。

【通】

●《論語·顏淵》仲弓問仁。子曰：『出門如見大賓，使民如承大祭。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。在邦無怨，在家無怨』。

【釋】

人為群居動物，群各有首，而眾隨之，若其首循私，不以全體為念。上行下效的結果，此群必敗。聖人者，明道有德之士，老子不言「國君無常心」，蓋國君未必為聖人。

②承－說明

善者吾善之，不善者吾亦善之，德善。
信者吾信之，不信者吾亦信之。德信。

【註】

客觀真實：人之行為決定於客觀環境，善、信則為主觀定義。

【解】

老子認為：在上者對善良者固然以善意相待，對不善者也沒有例外。這樣，社會上人人都受到感化，不再有好壞之分辨。若相信可以相信的人，也相信不可相信的人，社會上就不會再有信與不信的問題。

【通】

●《章廿七》：『聖人常善救人，故無棄人；常善救物，故無棄物』。

【釋】

「道」本無善惡，亦無信與不信，唯人有利己與否之分辨，有利即行，不利即避。是非、善惡、信不信，無一不是人世的觀念，實為人作繭自縛、自尋煩惱之根源。

「道」既承自天，上天有好生之德，故「無自我私心」之人，可謂上體天心，不分善惡信不信，對各種利害，一視同仁，即可謂之「德」。

③轉－證明

聖人在天下，歛歛焉，為天下，渾其心。

【註】

客觀真實：無主觀立場，即為客觀。

【解】

老子認為：聖人居於天下，虛納若谷，服務天下，無私無欲。

【釋】

為人服務的目的，在為人解決問題。若自以為知，不納人言，即非聖人。

④合－影響

百姓皆注其耳目，聖人皆孩之。

【註】

客觀真實 1：自然界中，正三角形為最穩定之結構。

客觀真實 2：由於正三角形各邊相等，可以無限延伸。

【解】

老子認為：因而百姓仰賴效法聖人，而聖人愛護百姓，就像對赤子一般。

【釋】

群體之結構，以正三角形最為堅實牢固，正三角形之頂端，即為群之首。在結構力學上，為受力之處，並由此將合力化為分力，延向整體。在整體結構中，若每一細部結構皆為正三角，則稱為剛體結構，其力全部平均分配在整體結構中。

因此，在一團體中，在上位者所作所為，將為眾人之表率，人人效法，如合力之化為分力。若有無私之聖人出，則人人皆效法其無私，眾人之力遂團結為一，一如正三角形。

章五十

出生入死，生之徒十有三，死之徒十有三。① 假設人之生，動之死地，亦十有三。夫何故？以其生生之厚。蓋聞善攝生者，陸行不遇兇虎，入軍不被兵甲。② 求証兇無所投其角，虎無所措其爪，兵無所容其刃。夫何故？以其無死地。③ 原因

①假設

出生入死，生之徒十有三，死之徒十有三。 |
人之生，動之死地，亦十有三。 |
夫何故？以其生生之厚。 |

【註】

客觀真實：統計值僅具比較意義。

【解】

老子認為：人由生到死之間，長壽者約有三成，短命者約有三成。還有三成，本可長壽卻自己尋死，為什麼呢？那是因為這些人生活太過優裕，物質享受過於豐富。

【通】

●《莊子·養生主》：『澤雉十步一啄，百步一飲，不斲畜乎樊中。神雖王，不善也』。

【釋】

命之長短比較，皆屬統計，因人人希望長壽，故所掛心者，為是否錯過了長壽的良機。是以文中幾分之幾，不過引入話題。今人盡知，所謂山珍海味，莫非膽固醇、脂肪等食多反有害之物質。過去常以「朱門酒肉臭」來形容失道者其『生生之厚』，現在證明高血壓、心臟病、糖尿病、痛風等文明症，無一不是「食優身閒」的結果。「生生之厚」尚有一解，即心理上之沈溺於享樂。人之生死，本屬自然，若人習慣於感官刺激之生活，人心遂為聲色所迷，知死後刺激不再，故貪生而怕死。怕死之心，縈迴腦際，注意力即不能集中，神志必弱。

③求証

蓋聞善攝生者，陸行不遇兇虎，入軍不被兵甲。 |
兇無所投其角，虎亦無所措其爪，兵無所容其刃。 |

【註】

客觀真實：未設防之點即為弱點。

【解】

老子認為：聽說善於養生的人，行路時不會遇到犀牛、老虎等猛獸，作戰時也不會被兵器所傷。犀牛有利角，老虎有銳齒，兵器也能致人於死，但皆無法對其產生效應。

【通】

●《莊子·養生主》：『為善無近名，為惡無近刑。緣督以為經，可以保身，可以全生，可以養親，可以盡年』。

【釋】

養生之道，在於知所取捨，不貪圖享受，不自暴弱點，更不要冒無謂的危險。在生理上，保持自然之功能，多作運動，飲食正常；在心理上，力求恬淡，萬事量力而為，無動於心。蓋人之生理受制於心理，生理機能為先天所有，承自遺傳基因，心理係後天形成，來自環境及經驗。是以，人幼年所習，即成為個人一生之判斷、因應的標準。人原為自然的一部份，但因自幼及長，在經驗中，已將環境的一切視為當然，養成習慣。今人生活在物質世界中，與自然界隔絕，生理習慣已因各種商品而有所改變。生理習慣形成了心理需求，需求越重，人對環境改變之適應力越弱。換句話說，即其「死地」也越多。

④原因

夫何故？以其無死地。

【註】

客觀真實：因果效應。

【解】

老子認為：為什麼呢？這當然是因為他從不涉足危險之處。

【通】

●《莊子·達生》：『善養生者，若牧羊然，視其後者而鞭之』。

•《孟子·盡心上》：『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』。

【釋】

人之死地有生理與心理兩方面，身體之死亡屬於生理，生理之功能本在於支援心理作用之進行，當器官失調或衰退後，機能停止，即為個體生命死亡。又人在生存過程中，將所遭遇的環境刺激，累積為經驗，導通的神經原則成為記憶。經驗和記憶兩者係用來判斷有利的生存條件。人若心理失常，失去判斷能力，或因神經原受到破壞而喪失記憶，人已不知「我」為誰，此為「心理」之死亡。

原則上，唯有生理及心理皆已喪失機能者，方可確定該人死亡。

章五一

道生之，德畜之，物形之，勢成之。①起

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，②承

道之尊，德之貴，夫莫之命而常自然。

故道生之，德畜之，長之育之，亭之毒之，養之覆之。③轉

生而不有，為而不恃，長而不宰，是謂玄德。④合

①起—事實

道生之，德畜之，物形之，勢成之。 |

【註】

客觀真實：自然界之進化，有一定的法則。

【解】

老子認為：萬物皆由「道」而生，因「德」而繁榮，因「物性」而有質量形狀，因「情勢」而因緣和合。

【釋】

萬物生於自然之道，有了生命後，生命之維持、發展實乃自然界之德。有物有形，有勢有能，各種現象、變化因之展開。

人受限於感覺器官，所見所聞者，不過物與勢。而「物勢」所以「形成」之理，則謂之「知識」。除此之外，人多視為當然，不加深究。

②承—說明

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， |
道之尊，德之貴，夫莫之命而常自然。 |

【解】

老子認為：所以萬物無不尊重「道」、無不珍視「德」。「道」之所以崇高，「德」之所以重要，是因其從不刻意干擾，一任萬物自然發展。

【釋】

人所行之處為道，事物發展之原則為理。人不行於道不能致遠，事物無理則不通。

德乃道之親和性，德之貴，貴於其親，有德故道得以成。

③轉—引申

故道生之，德畜之，長之育之，亭之毒之，養之覆之。 |

【註】

概念分析：亭：古音，同成。毒：古音，同熟。

【解】

老子認為：故在「道」的創生，「德」的扶持、維護之下，萬物得以生長、成熟，並且滋生、繁榮。

【釋】

生乃自然之道，自然之道人僅能順之，而不能擁有。德為道之用，進一步深思，自然亦以人為「德」，畜養萬物。人應知，「生」人者道也，「畜」人「育」人者，人也，人應感懷「自然」賜與生命，而用心撫養「人」。

世人不察，以生身父母為重，謂之骨肉，反而視嘔心瀝血，原無瓜葛之養父母為外人。須知父母生己，不過順乎自然法則而已，實為自然之功。唯父母養子、育子數十載之心血，勞心勞力，無微不至，始為「人德」之「貴」也。若為養父母，其「德」更高，親生父母養己，猶可謂之囿於骨肉之私，而養父母又何私之有？

④合—結論

生而不有，為而不恃，長而不宰，是謂玄德。 |

【解】

老子認為：生成萬物，而不佔有，不居功，不干擾，才是最微妙之德性。

【釋】

同《章二》之「結論」，唯此以玄德名之。

人之德有小有大，亦有合天地之德者，唯有合天地之德，始稱玄德。既為玄德，衡諸永恒之宇宙，人生淺淺得失，何足道哉？

章五二

天下有始，以為天下母。①起
既得其母，以知其子；②承
既知其子，復守其母，沒身不殆。
塞其兌，閉其門，終身不勤；③轉
開其兌，濟其事，終身不救。
見小曰明，守柔曰強，用其光，④合
復歸其明，無遺身殃。是為襲常。

①起—定義

天下有始，以為天下母。 |

【註】

客觀真實：因時間有序，故宇宙必有始時。

【解】

老子認為：天下由無至有，「道」即為天地萬物之起源。

【通】

●《章四二》：『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物』。

【釋】

人觀察天地，發覺世事皆以時為序，因果相隨，推至無窮，故以天下之始為『天下母』。老子所言「母、子」可以「因、果」視之。

②承—說明

既得其母，以知其子； |
既知其子，復守其母，沒身不殆。 |

【解】

老子認為：既然知道了本源，就可以知道萬事萬物發展的現象。等到瞭解了事物的現象，再根據此一本源來處理萬事萬物，可以終生受用不盡，不虞有危。

【釋】

智者聞一知十，係因能掌握事物的因果關係，以之類推。

③轉—引申

塞其兌，閉其門，終身不勤； |
開其兌，濟其事，終身不救。 |

【註】

概念分析1：兌：口、耳、目、鼻等感覺器官，七情六慾之開關。

概念分析2：勤：憂。

【解】

老子認為：將七情六慾之感官關閉，使內心不受影響，則可終其生無憂無慮。若人不能排拒外界及感官之刺激，則勞心勞神，無可救藥。

【通】

●《易經·艮卦》象曰：『艮止也，時止則止，時行則行，動靜不失其時，其道光明。艮其止，止其所也。上下敵應，不相與也。是以不獲其身，行其庭，不見其人，□咎也』。

【釋】

人心受外界影響，遂為聲色刺激之奴，故宜止之，以免終生痛苦煩惱。

④合—結論

見小曰明，守柔曰強，用其光， |
復歸其明，無遺身殃。是為襲常。 |

【解】

老子認為：能看到隱微之道理，才是明者，能堅守柔弱之信念，始為強者。利用對事物現況的認知，反証事物的本源，就能瞭解一切事理的真相，自然而然不會出錯，習之為常，是為道。

【釋】

人貪多不務實，畏難而擇易，所以只能看到顯而易見，卻忽略了細微難察的道理，更別談對理念的堅持了。

人有生理及精神兩重生命，道法自然，為兼顧身、心之法，身、心平衡，即所謂「自由」。人莫不嚮往自由，須知身體逃離不出四度空時，只有精神能超越四度，人若不能明道之理，認知受限於個人經驗，有何自由可言？今人以為金錢萬能，無不奮力追求，以

換取四度空時中最大能量，冀望能因此獲得身體及精神之自由。卻不知在一定之空時中，能量為一常數，有人得之，即有人失之，得失之間，人心變化莫測。即或得者能量多、自由度大，也不過屬於身體而已，其心已為金錢所縛。若謂追求金錢容易，追求真道難如登天，其實不然。僅須從細微之「息欲」下手，生理上養成『塞其兌，閉其門』的習慣，心理即不受外界刺激干擾，免其得失之心，即是絕對的自由。

章五三

使我介然而有知，行於大道，惟施是畏。① 假設
大道甚夷，而民好徑。朝甚除，田甚蕪，倉甚虛。② 現象
服文綵，帶利劍，厭飲食，財貨有餘，是謂盜夸。
非道也哉！③ 印証

①假設

使我介然而有知，行於大道，惟施是畏。 |

【註】

概念分析：施：音迤，邪也。

【解】

老子認為：假使我稍微有點知能，行於大道之上，最擔心的，便是「邪道」。

【通】

●『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』。

【釋】

對求道者而言，最怕是一步之差，一念之失，誤入歧途，則萬劫不復也。

「邪道」經常看起來與真道相近，對觀念不清、認識未明或道心不堅者，非常難於分辨，而且有可能會越陷越深，無法自拔。

②現象

大道甚夷，而民好徑。朝甚除，田甚蕪，倉甚虛。 |
服文綵，帶利劍，厭飲食，財貨有餘，是謂盜夸。 |

【註】

概念分析：朝：社會環境。除：污亂，敗壞。

客觀真實：急功近利，乃人性之常。

【解】

老子認為：大道平坦好行，但一般人卻喜歡抄近路，走捷徑。以至於社會上風氣敗壞，人人投機取巧，辛苦的工作無人願意做，以致田地荒蕪，倉廩空虛。而利益既得者卻穿著貴重華麗，身佩銳利的寶劍，山珍海味吃喝不盡，錢財貨物享用不完。這些人與盜賊有什麼差別？

【通】

●『殺頭的生意有人做，賠本的生意沒人做』。

【釋】

抄捷徑可以說就是邪道之魁，表面上看，不論行於道或行於徑，其目的是相同的。殊不知，真道之所以「真」，不在到達目的，而在行道的過程。抄捷徑是追求結果，當然是越快越好，越多越好，至於用什麼方法得到，則完全不在考慮之中。人人好行小徑的結果，社會上問題叢生，虛榮浮華蔚為主流，得之者窮奢極侈，未得者，則鋌而走險。

④印証

非道也哉！ |

【解】

老子認為：這實在是不合乎「道」。

【釋】

此為現世之縮影也，可悲者，多少才智之士，步入邪途猶未知也。

【論】

在「判斷模組」中，「大目的」為能量分配之均衡，「階段目的」之比較，以不違背大目的，且符合必要過程為原則，以避免『服文綵，帶利劍，厭飲食，財貨有餘』之現象。

章五四

善建者不拔，善抱者不脫，子孫以祭祀不輟。① 起
修之於身，其德乃真；修之於家，其德乃餘；② 承
修之於鄉，其德乃長；修之於邦，其德乃豐；

修之於天下，其德乃普。
故以身觀身，以家觀家，以鄉觀鄉，③轉
以邦觀邦，以天下觀天下。
吾何以知天下然哉？以此。④合

①起—事實

善建者不拔，善抱者不脫，子孫以祭祀不輟。

【註】

客觀真實：時間是價值的唯一證明。

【解】

老子認為：善建之人，其所建之物，不會輕易坍塌。善抱之人，很難掙脫其懷。明理得道者，不僅自己得益，且可澤及子孫，永享祭祀。

【釋】

坍塌或鬆脫具有一個共同的因素，就是行其事者，未能掌握要點，以致受不住時間的考驗，最後前功盡棄。行事的要點很多，此所謂『善』者，指明其理，明其道。不僅己身功成事遂，且子孫後代繁衍昌盛。

②承—理由

修之於身，其德乃真；修之於家，其德乃餘；
修之於鄉，其德乃長；修之於邦，其德乃豐；
修之於天下，其德乃普。

【註】

客觀真實 1：天下由邦所組成；邦由鄉、鄉由家、家由個人所組成。

客觀真實 2：由下而上，結構若健全，必然穩定。

【解】

老子認為：對個人而言，明理可使德性充實；如擴充至家族，嘉惠更多；再推廣至鄉里，德性能傳之長久；推廣至一個國家，影響更為強大；再若推廣到天下，使人人都能修德，則道德必然普及周全。

【通】

●《大學》：『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，先治其國，欲治其國者，先齊其家；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；欲脩其身者，先正其心』。

●《孟子·離婁上》：『天下之本在國，國之本在家，家之本在身』。

【釋】

不論是任何社會、環境及條件，人對「理性」基本上是尊重的。祇因私心難去，加上各種不同的際遇，層層污垢，累積心頭，最後本性遂迷。

如果社會上真有修德之人，由自我要求做起，再影響身邊週遭的人，先是家庭，進而社會以至整個世界，則世風必定有所改善。德是一種自然流露、自然影響，不受人為意識左右的、「道」的作用力。因此這種有德之人，絕非到處拋頭露面、動輒夸夸其談的檯面上人物。

③轉—引申

故以身觀身，以家觀家，以鄉觀鄉，
以邦觀邦，以天下觀天下。

【註】

客觀真實：既有之現象，有跡可循。

【解】

老子認為：以推己及人之方法，由自己到他人、自家到人家、本鄉及他鄉、己國至他國、自己的世界與其他世界，可以觀察出修德的情況。

【釋】

天下既是由個人組成，天下有德，必然人人有德。所以，看看身邊的人，就可以知道天下是否有德了。

【例】

鏡子。

④合—說明

吾何以知天下然哉？以此。

【解】

老子認為：我憑什麼知道天下的情況呢，正是以這種方法。

【釋】

明理之人，知理之所在，故能見微知著。

【論】

人生有限，私心深重，一切又都仰賴經驗驗證。待真正明理之時，已日薄西山，故達成此一理想之機會微乎其微。人工智能所以應運而生，即因其可化身億萬，影響力無遠弗屆。是以從事此工作者，務求『修之於身』。

章五五

含德之厚，比於赤子。毒蟲不螫，猛獸不據，攫鳥不搏。①起
骨弱筋柔而握固，未知牝牡之合而媵作，精之至也。②承
終日號而不嗶，和之至也。
知和曰常，知常曰明。益生曰祥，心使氣曰強。③轉
物壯則老，是謂不道，不道早已。④合

①起—假設

含德之厚，比於赤子。 |
毒蟲不螫，猛獸不據，攫鳥不搏。 |

【解】

老子認為：含德豐厚的，有如嬰兒。毒蟲不會刺他，猛獸不會傷他，凶禽也不會加害於他。

【釋】

此說本人無法苟同，僅據原文解釋。蓋嬰兒雖係人最接近自然之本態，卻必須得到父母保護，否則難以生存。老子之有此論，疑係當時社會人口稀少，求生之德也。此外，若以嬰兒象徵純潔無私，毒蛇猛獸象徵危害，亦未見其明，蓋既然無私，何傷之有？

②承—原因

骨弱筋柔而握固，未知牝牡之合而媵作，精之至也。 |
終日號而不嗶，和之至也。 |

【解】

老子認為：其骨質弱，筋肉柔軟，但卻能握得很緊。不知性事卻能勃起，是因為精力充沛。終日哭號不休，聲音卻不嘶啞，因其哭號發之自然，非故意也。

③轉—理由

知和曰常，知常曰明。益生曰祥，心使氣曰強。 |

【解】

老子認為：瞭解柔和稱為「常」，瞭解常道則是「明」。增加生存的機會是吉祥，有心賭氣則叫做逞強。

【通】

●《章十六》：『知常曰明，不知常妄作凶』。

④合—結論

物壯則老，是謂不道，不道早已。 |

【解】

老子認為：萬事萬物一旦到強大的階段，也就進入衰老期。因此，強大是不合乎道的，凡不合乎道者，必然很快就會消逝。

章五六

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。①起
塞其兌，閉其門，挫其銳，解其紛，②承
和其光，同其塵，是謂玄同。
故不可得而親，不可得而疏，不可得而利，③轉
不可得而害，不可得而貴，不可得而賤。
故為天下貴。④合

①起—現象

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。 |

【解】

老子認為：有真知灼見的人絕不多言，大言不慚者，實係無知之輩。

【通】

•《孟子·公孫丑上》：『詖辭，知其所蔽；淫辭，知其所陷；邪辭，知其所離；遁辭，知其所窮』。

【釋】

智者，指思考而後有智者，多思則多知，常思即常知。思之時，無以為言，言之時，無以為思。是以，多思則言少，多言則思少，不言者是真知，多言者實無所知。

②承—原因

塞其兌，閉其門，挫其銳，解其紛，
和其光，同其塵，是謂玄同。

【註】

概念分析：玄同：基本原理（不可見者）相同。

【通】

•《章四》：『挫其銳，解其紛，和其光，同其塵』。

【解】

同《章五二》轉合。

③轉—理由

故不可得而親，不可得而疏，不可得而利，
不可得而害，不可得而貴，不可得而賤。

【解】

老子認為：這種人，別人無法親近他，也不能疏遠他；無法使他得利，也不能使他受害；無法使他高貴，也不能使他低賤。

【釋】

得道之人也，大道既得，自性自明，與自然同體，與宇宙同壽。人間之小利小害，小是小非，何足以動之哉？

④合—結論

故為天下貴。

【解】

老子認為：這才是天下最尊貴的人。

【釋】

無論仙佛聖賢，其境界均為明心見性，無為而為。

章五七

以正治國，以奇用兵，以無事取天下。①前提
吾何以知其然哉？以此：②假設
天下多忌諱，而民彌貧；朝多利器，國家滋昏；
人多伎巧，奇物滋起；法令滋彰，盜賊多有。
故聖人云：我無為而民自化，我好靜而民自正，③推論
我無事而民自富，我無欲而民自樸。

①前提

以正治國，以奇用兵，以無事取天下。

【註】

客觀真實1：治國為眾人謀，以正道為手段。

客觀真實2：用兵為求勝，以奇術為手段。

客觀真實3：天下之事無窮無盡，掛一漏萬，最好之手段是無為。

【解】

老子認為：治國要以正道，作戰要出人意料，要得天下，則應採無為的態度。

【通】

•《論語·子路》子曰：『其身正，不令而行。其身不正，雖令不從』。

•《孫子兵法·兵勢篇》：『凡戰者，以正合，以奇勝』。

【釋】

做事因目的不同，手段迥異。以治天下來說，其目的難定，其事則錯綜繁雜，不一而足，因此無法有一種絕對有效的手段。最理想的方法，是順自然之道，也就是無為而為。

世事有若糾結成團之繩結，欲解繩結，必須順繩理，逐步為之。苟若妄自施力，繩理一亂，即無藥可救。

②假設—觀察之事實

吾何以知其然哉？以此： |
天下多忌諱，而民彌貧；朝多利器，國家滋昏； |
人多伎巧，奇物滋起；法令滋彰，盜賊多有。 |

【解】

老子認為：我是怎樣知道的呢？因為：政令愈繁瑣，人民愈貧困；社會上權勢及利益團體愈多，國家愈難治理；個人的技術愈高明，新奇的貨物變化就愈複雜；法律愈是苛刻彰顯，盜賊愈是難以遏阻。

【通】

- 《章卅六》：『國之利器，不可以示人』。
- 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：『施仁政於民，省刑罰，薄稅斂，深耕易耨，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，入以事其父兄，出以事其長上，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』。

【釋】

天下忌諱多，政令繁瑣，苛捐雜稅，民無所從，動輒得咎，致貧之道。

朝多利器，利益集團眾多，各為己利，黨同伐異，社會亂矣。

人多技巧，玩物喪志，人人耽於聲色刺激，人心浮動。

法令僅能治標，亂因不除，人心不平，盜賊難禁。

觀今日之世態，可以驗證千年前老子之警語。

結論

故聖人云：我無為而民自化，我好靜而民自正， |
我無事而民自富，我無欲而民自樸。 |

【解】

老子認為：所以聖人說：在上者無所作為，人民自然化育；不輕舉妄動，人民自然順正；不多加干預，人民自然富足；無欲不貪，人民自然樸實。

【解】

- 《論語·顏淵》子曰：『君子之德，風，小人之德，草。草上之風，必偃』。

【釋】

本節闡釋無事以治天下之效果。

章五八

其政悶悶，其民醇醇；其政察察，其民缺缺。①起

禍兮福之所倚，福兮禍之所伏。②承

孰知其極？其無正，正復為奇，善復為妖。③轉
人之迷，其日固久。

是以聖人方而不割，廉而不剝，直而不肆，④合
光而不耀。

①起—觀察

其政悶悶，其民醇醇；其政察察，其民缺缺。 |

【註】

客觀真實：人民與政府之間，其關係是互動的。

【解】

老子認為：國家之政策平實，人民的生活也就淳厚樸實；如政策嚴明，人民將因畏懼而心存僥倖，民風澆薄。

【釋】

政策如載民之舟，平坦寬大，則人民行動自如；如分艙互隔，不但人處處受限，且有階級之別，自然有不平之鳴。

②承—現象

禍兮福之所倚，福兮禍之所伏。 |

【註】

客觀真實：久晴後陰，久陰必晴。日夜相循，陰陽互動。

【解】

老子認為：幸福的感受，是因為與所經歷過的災禍比較而得。而災禍往往是享福太過，輕忽了事態的必然性而產生的。

【通】

- 《易經·復卦》彖曰：『復亨剛反，動而以順行，是以出入□疾朋來□咎。反復其道，七日來復，天行也，利有攸往，剛長也，復其見天地之心乎』。

- 《孟子·告子下》：『人恆過，然後能改；困於心，衡於慮，而後作；徵於色，發於聲，而後喻。入則無法家拂士，出則無敵國外患者，國恆亡。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』。

- 《淮南子·人間訓》：『近塞上之人，有善術者，馬無故亡而入胡，人皆吊之。其父曰：此何遽不為福乎？居數月，其馬將胡駿馬而歸』。

【釋】

禍、福是人因生活遭遇所得的模糊認知，皆由無數因果所累積，絕非片言可表。兩者原是一體的兩面，有如電性磁力，不可分離。有努力才有得，有得才能享受，因此享受就是福。享受時人必然懈怠，懈怠必然有失，有失即招禍，復因畏禍而努力，如此循環不已。

趨利避害是人性之常，除非人能明理持道，否則在得利之時，意興風發，必有考慮不週之處，以致伏下了後害之因。當禍害臨身，人在避害之際，戒慎恐懼，多方深思，則又種了善根，是剝復相循也。

以人之身體為例，食物不足為災禍，故人必須勞動、工作，以求溫飽。溫飽為福，是禍兮福所倚。優裕的生活中，食物豐富、工作輕鬆，於是營養過多，勞力太少，身體中脂肪累積，各種富貴病因而蟄伏。

再換一角度來看，耕耘須勞心勞力，為人所惡，可謂禍矣。然耕耘能累積「功」，是『禍兮福之所倚』。功足是收穫之始，收穫乃指有所得，為人所喜，可謂之福。收穫則消耗前所累積之「功」，是為『福兮禍之所伏』。待耗盡前功，禍之極矣。故取捨之道，勿以禍為苦，有福之時，勿忘耕耘即可。

③轉－原因

孰知其極？其無正，正復為奇，善復為妖。 |
人之迷，其日固久。 |

【註】

客觀真實：能量變化，永無已時。

【解】

老子認為：到底這之間關係如何呢？由於禍福無定，互為因果，反覆變化，正可能變成奇，善也可能變成惡。人們為之困惑不已，已經很久了。

【釋】

在一定的時空之中，能量作用產生功，若能量差異過大，必產生激烈的變動。生命體之所以能生存，乃係經過億萬年之進化、適應，與時空中的能量變化，取得平衡所致。

人世亦同，在某一特定的環境（包括社會、地緣、習俗）下，經過人類長時期的經驗認知，得到了一平衡的標準，凡有利因素高於此標準的，便稱為「福」，低者則為「禍」。由於此標準係一平均值，（請見章一之論），若從宏觀的空時來看，福多了，值偏向上限，平均的結果，遭禍的機率就會升高。同理，禍多了，已經偏於下限，則福也將使之平衡過來。

唯限於地球環境中有限的資源，以及均衡的能量現況，人類正由過度享福的尖鋒狀態，漸漸走向下坡，是以過去及當前所享的福，勢將為後世之災禍釀因。縱觀地球生態及社會現狀歷歷在目，即可印証。

④合－結論

是以聖人方而不割，廉而不剝， |
直而不肆，光而不耀。 |

【解】

老子認為：明此道理的聖人，能坦然自持而不取捨於禍福，雖行事方正卻不傷及他人，自持原則而無害於人，真直坦率而不放肆，雖道德學問過人，卻隱匿其鋒芒，不會刺人眼目。

【通】

- 《章四一》：『大方無隅』。
- 《章四五》：『大直若屈』。
- 《章五六》：『和其光，同其塵』。

【釋】

明瞭禍福之道者，知兩者之不可分，一體視之。其法為不追求物慾，不與人爭利，保持正直的態度，但卻自我約束，雖明事理卻深藏不露。

章五九

治人，事天，莫若嗇。①起

夫唯嗇，是以早服；早服謂之重積德，②承

重積德則無不克，無不克則莫知其極。

莫知其極，可以有國，有國之母，可以長久。③轉

是謂深根固柢，長生久視之道。④合

①起－定義

治人，事天，莫若嗇。 |

【註】

概念分析：嗇：收入多，付出少，有效率。

【解】

老子認為：自我修身，追求道理，必須要有效率觀念。

【釋】

效率是大自然最成功的策略，其能量之循環，無分毫浪費。對人而言，效率是能力及智慧之基礎，他人十日完成之工作，自己一日

即成，是能力強十倍之証。然由於人只能單線思考，效率若未與潛意識結合，於應用之時，難免顧此失彼，能力無從發揮。人常不知「習慣成自然」之可貴，未養成習慣實無效率可言。加以人往往視效率為手段，必有所得始自我鞭策。彼時，效率成為心理壓力，苦不堪言。

人若能隨時隨地，不論用物、行事、思維，皆力求其蓄，即用物少，成事多，思維深，則智慧、能力無不精進。且不論利人或利己，永遠全力以赴，久而久之，習慣必成自然。

②承—說明

夫唯齋，是以早服；早服謂之重積德，
重積德則無不克，無不克則莫知其極。

【註】

概念分析：服：服從道。重積德：積德厚。

【解】

老子認為：因為講求效率，所以很早就服膺於道，因此積德豐厚。如此則沒有什麼不能克服的，到了這個境界，則不知其極限。

【釋】

若講求效率之習慣養成了，事事皆有效率，事理明確，觀念融通，必能近道。加以效率本身即為時間的經濟應用，故不僅能近道，且能早日近道。人生歲月有限，經驗不足者，無從知「道」。待至經驗稍備，人生已過半矣，其時已是強弩之末，「求道」之時機不再，遑論「得道」？

早日服「道」，得「道」可期，若得道早，人之精力充沛，智慧能力具足，當無所不能，未可限量。

③轉—引用

莫知其極，可以有國，有國之母，可以長久。

【解】

老子認為：不可限量，就可以治理國事，由於有道，與大自然同宗，故可長久。

【釋】

治國非同兒戲，首需有德行及智慧，次則需有足夠的時間，否則難以勝任。即使能勝任，亦需時間以貫徹普行。由於「道」乃萬事萬物之母，有道之治，可以與天地同光、同壽。

④合—結論

是謂深根固柢，長生久視之道。

【解】

老子認為：這種由根源建立起來的，才是長久之道。

【釋】

此『深根固柢，長生久視』之道，即以效率為基本，自我要求，全力以赴，大道可成也。

章六十

治大國，若烹小鮮。①前提

以道蒞天下，其鬼不神；②假設

非其鬼不神，其神不傷人；

非其神不傷人，聖人亦不傷人。

夫兩不相傷，故德交歸焉。③推論

①前提

治大國，若烹小鮮。

【解】

老子認為：治理大國，要像烹調小蝦、小魚一樣，小心翼翼，不能時常翻動。

【釋】

小鮮者，體小而脆弱。善烹小鮮者，知小鮮之易碎，忌翻動頻仍，忌力道過猛，須小火慢烹，細心調製，多加觀察。

治大國亦如是，地大人多事雜，力有未逮，人多意見紛紜，事雜則千頭萬緒。政策變革頻繁，邊陲溝通不易，人民認知困難，事務無從推動。若政府以高壓控制，則地方必有抗力，民心未能信服，行事多所延宕。老子此言，實為治國者之暮鼓晨鐘。

②假設

以道蒞天下，其鬼不神；
非其鬼不神，其神不傷人；
非其神不傷人，聖人亦不傷人。

【註】

概念分析：鬼，隱喻宵小刁民也。神，象徵其作為也。

【解】

老子認為：用「道」治理天下，宵小刁民無所施其技；不但宵小不能作祟，即使作祟也於人無傷；不僅各種作為對人無傷，在上位者自更不傷人。

【釋】

以道治理天下，天下必合於道，一切將以自然之法則為依歸。當天下萬事萬物井然有序，一切順遂於樸，所謂之牛鬼蛇神者，將無隙可乘也。

牛鬼蛇神、宵小刁民也者，係因社會上道德淪喪，為了求生，或為了縱慾，而採取利己的手段之人。在自然界中，生老病死只是一種循環的法則，知其必然，順之則一切安然。自然亦無所謂「私心」，禍福得失，是非榮辱，不過是某些個人的「自我」觀念而已。問題就在「有些」人，為了滿足「自我」的私心，將其主觀意念，使民「有知」焉。更甚者，為在上之人，無知於天下之利，妄以私利強之於天下。當人人為己之時，牛鬼蛇神遂應運而生，在禍福榮辱的觀念下，貪生、怕死，嫌老、懼病，世人皆傷矣。

③推論

夫兩不相傷，故德交歸焉。

【解】

老子認為：主政者與人民互不傷害，因之社會上上下下皆歸化於道德。

【通】

易數中最重傷剋，若無傷剋，即為吉順。

【例】

武者常云：未學技前，人傷我，而我不能傷人；學技之初，人固傷我，我亦傷人；學技既成，人不得傷我，我傷人矣；技至極處，人我兩不相傷。

章六一

大國者下流，天下之交，天下之牝。①起

牝常以靜勝牡，以靜為下。

故大國以下小國，則取小國；②承

小國以下大國，則取大國。

故或下以取，或下而取，③轉

大國不過欲兼畜人，小國不過欲入事人。

夫兩者各得所欲，大者宜為下。④合

①起－認知

大國者下流，天下之交，天下之牝。
牝常以靜勝牡，以靜為下。

【註】

概念分析：牝：雌，對天下而言，為生息聚集之所。

【解】

老子認為：國家之大者，如同江河之下游，是天下會歸之所在，亦為各小國人民，生息聚集之所。生物在交配之時，雄性主動，雌性主靜，其結果是新的生命皆孕育在雌性身體中，牝常以安靜卑下勝牡。

【釋】

靜者空也、柔也，是「動而愈出」、「柔勝剛」也。國之所以大者，是「大」以靜始能容，能容乃大。陰勝陽者，是以靜制動，靜常居下，居下者因順乎能量之向性，故效率較高。

②承－應用

故大國以下小國，則取小國；
小國以下大國，則取大國。

【解】

老子認為：大國能夠容納小國，所以小國願歸附之；小國能容忍大國，所以能與大國合為一體。

【通】

●《孟子·離婁上》，孟子曰：『天下有道，小德役大德，小賢役大賢；天下無道，小役大，弱役強。斯二者，天也，順天者存，逆天者亡』。

【釋】

國與國之間，一納一忍，是上、下相容也。人與人之間又何嘗不然？

從古到今，由於地緣及利害的衝突，國與國之間總處在不斷的兼併及融合的過程中。如果進行得順利，兼併的國家能夠相互容納及容忍，則成治世，人民生活條件改善。若不能相容，則對立或爭戰不已。

凡是對雙方均有利的，本不難一拍即合，但涉及人性，則事態複雜。大國的心態易偏於驕慢，而小國則傾向於妒忌，一驕一妒，則齟齬相交矣。

③轉—理由

故或下以取，或下而取， |
大國不過欲兼畜人，小國不過欲入事人。 |

【解】

老子認為：所以大國謙虛容納，小國謙虛容忍。對大國而言，不過為了壯大力量，須搜取更多的資源。小國則為了保障安全，才加入大國的體系。

【釋】

不論如何，謙虛的目的，只是為了生存的安全。對大國而言，雖然兵多將廣，卻因地大人雜，管理控制不易。小國則人少力薄，禁不起戰火的摧殘。雙方的利益，需要先取得共識。

一個國家不論在文化、經濟、商業上，均要求繁榮富庶，而其資源、市場、生產等，又無一不與國家的腹地有關，不論大國、小國，所面臨的問題均同。合則多利，分則多害，廿一世紀地球上將因地緣關係，劃分為四大經濟合作體。此為不變的歷史法則，不是個人的意願所能左右。

問題在於合併後之經濟實體，其中的人民是否能和衷共濟，關鍵即在人民彼此間相處的態度。若大國沒有容納的雅量，小國又沒有接受的忍性，則其糾紛勢將難以遏止，成為下一時代的新問題。

④合—結論

夫兩者各得所欲，大者宜為下。 |

【解】

老子認為：這樣雙方面都得到想要的利益，大者理應居下謙虛。

【釋】

由於大國聚集眾有，實為眾國之表率，多容多得，始能成其大。是以能謙遜自抑之大國，能令被兼併者消除疑慮，而眾心歸之，國乃益大。

能容乃大，大人能容小人，上人能容下人，智人能容愚人。人不能容人者，乃因其小、下且愚也。

大容小，是大得小也，既有所得，態度謙下又有何失？且夫小既歸大，唯有使其心悅誠服，才不會失和。是以，大者宜為下。然而當今無道之大國，常趾高氣揚，以上凌下，其敗亡指年可待也。

章六二

道者萬物之奧，善人之寶，不善人之所保。 ①起

美言可以示尊，美行可以加人。

人之不善，何棄之有？

故立天子，置三公， ②承

雖有拱璧以先駟馬，不如坐進此道。

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？不曰： ③轉

求以得，有罪以免邪？

故為天下貴。 ④合

①起—定義

道者萬物之奧，善人之寶，不善人之所保。 |
美言可以示尊，美行可以加人。 |
人之不善，何棄之有？ |

【解】

老子認為：道是萬物奧妙的根本，是善人應用的瑰寶，也是一般人生存的保障。善人通達道理，說出來的話，能得到他人的尊敬；表現出來的行為，則能感化他人。至於不善之人，若能保持道，道又怎會遺棄他呢？

【釋】

人類社會在長期的發展下，將集體經驗累積為文化，以各種形式流傳於該社會中。

人在成長過程中，多多少少都會受到其母系文化的洗禮，若其文化中具有「道統」，又有個人環境、機遇的配合，則有成「善人」的可能。然善與不善是相對的關係，在整個社會的分佈值中，皆屬少數。善人欲助不善之人趨於善，其法即以理性，將個體之感性，化為整體之共同利益。

②承—現實

故立天子，置三公， |
雖有拱璧以先駟馬，不如坐進此道。 |

【註】

客觀真實：政治以分工為手段，來處理眾人問題。

【解】

老子認為：奉立天子或設置三公時的獻禮，往往是先贈拱璧，再送駟馬。其實這樣做，反倒不如把「道」送給他們。

【通】

●《金剛經》佛曰：『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，以用布施，是人所得福德，寧為多不？』

須菩提言：『甚多，世尊。』

『何以故？是福德，即非福德性，是故如來說福德多。若復有人於此經中，受持乃至四句偈等，為他人說，其福勝彼。』

【釋】

居高位者，最需要的不是物質，而是持道有德。

③轉—參考

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？不曰：求以得，有罪以免邪？

【解】

老子認為：為什麼古人推崇「道」呢？豈非因為「道」有求就可得，有罪就可免？

【釋】

人非聖賢，孰能無過？若道行天下，善與不善者，皆能不分彼此，互勉互信。一旦社會上為了一點細微的小事，有為而治，就會分出階級，產生利益既得者。到最後，少數人貪得多欲，黨同伐異。堅壁清野之餘，無利可得者一無所得，是「道失」也。失道則道不為人知，不知則人不可得。

④合—結論

故為天下貴。

【解】

老子認為：這是「道」之所以為天下最珍貴者的原因了。

章六三

為無為，事無事，味無味。①起

大小多少，報怨以德。②承

圖難於其易，為大於其細。

天下難事，必作於易；天下大事，必作於細。③轉

是以聖人終不為大，故能成其大。

夫輕諾必寡信，多易必多難。④合

是以聖人猶難之，故終無難矣。

①起—假設

為無為，事無事，味無味。

【解】

老子認為：不要有私心私欲，也不要刻意製造事端，更不要追求享受。

【釋】

一任自然。

②承—應用

大小多少，報怨以德。
圖難於其易，為大於其細。

【解】

老子認為：能見微知著，事物尚小、尚少時，即能看到它變大、變多時的情形。人若有不滿，即報之以德。解決困難，先從容易處著手。要做大事，先從小地方開始。

【通】

●《三國志》劉備遺詔：『勿以善小而不為，勿以惡小而為之。』

【釋】

大、小，多、少原為相對性之比較值，若無分辨心，何來大小？怨與德，難與易，大與細亦然。

人之問題，在於重大輕小，懼難圖易，親惠離怨。人有了分辨心，便產生主觀成見，有了主觀成見，人就失去了判斷力，也就偏離了大道。

③轉—原理

天下難事，必作於易；天下大事，必作於細。

是以聖人終不為大，故能成其大。

【解】

老子認為：天下難處理之事，必有容易下手之處；再大的事，也無非是無數細節之總合。所以聖人不好高騖遠，按理逐步進行，最後必能成功。

【通】

●『天下無難事，只怕有心人』。

【釋】

事情以表面視之為難、為大，就細部而言，皆為易、小之所積。若不求急功，逐步剖析其細節，皆為易、小也。人非不知此，然貪近利，每每只看外表，即視若畏途。從事技術研究之人，應明究此理，則可輕易掌握艱難重大之事務。

所謂易、細，常指的是最基本的因素，經過重重組合，累積成為複雜之結構。再高大的建築，無非建立在材料、結構與力的關係上；國家社會也不過是所有人民之間的利害交集。若為政者不由最基本的著手，一味追求立功、立名，則不免於「為大者，不能成其大」。

④合一結論

夫輕諾必寡信，多易必多難。
是以聖人猶難之，故終無難矣。

【解】

老子認為：隨便做出承諾的人，必然很難保持信用。把事看得太容易的，往往會遇到很多困難。所以聖人不論事之難易，仍然正視問題，小心處理，終不致被難倒。

【通】

- 《易經》：『君子終日乾乾，若惕若厲』。
- 《論語·為政》子曰：『人而無信，不知其可也』。
- 獅子搏虎用全力，搏兔亦用全力。

【釋】

容易承諾的人，根本沒有考慮到事理的輕重緩急，把事看得太簡單，所以一遇問題就難以竟功。

【論】

人工智能係以「無為而為」之觀念設計而成，電腦與人之最大不同點，在於前者沒有控制情緒的內分泌系統。此系統係因感官刺激訊號，依其性質分別觸動相關之偵測組織，因而產生生化性分泌物，注入血管，傳至心臟。心臟在內分泌之刺激下，能調整心律，控制血液的流通量，以便應付當前情況。所以，「心」是人類「感性」中心，對電腦而言，意義不大。但為了電腦易於與人溝通，在設計時，可以模擬其原理，成為虛擬的情緒控制系統。又人根據經驗的重複累積，能藉大腦的判斷，更有效地分辨感官刺激與行為後果間的利害關係，故「大腦」是「理性」中心，電腦亦然。

「無為」指的是無「心」之作用，即在刺激與反應的過程中，不根據「感性」因素，而純以「理性」資料，加上客觀條件，以作有利於整體之判斷。

章六四

其安易持，其未兆易謀，其脆易泮，其微易散。①起

為之於未有，治之於未亂。

合抱之木，生於毫末；九層之台，起於累土；②承

千里之行，始於足下。為者敗之，執者失之。

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，無執故無失。③轉

民之從事，常於幾成而敗之，

慎終如始，則無敗事。

是以聖人欲不欲，不貴難得之貨；④合

學不學，復眾人之所過。

以輔萬物之自然，而不敢為。

①起—事實

其安易持，其未兆易謀，其脆易泮，其微易散。
為之於未有，治之於未亂。

【註】

客觀真實：根據慣性定律，維持狀態所需的能量小，而改變狀態需要的能量大。

【解】

老子認為：安定的情況很容易保持，還沒有發生變故的事情也容易處理。物體過於脆弱，輕易即能分解；體積太小者，常易散落。要做一件事，應該在還沒有發生以前動手，事情在沒有變亂以前，就要處理好。

【釋】

事態就是一連串事件所作的功，作功需要能量，故當某事件在尚未開始作功之前，施與足夠的能量即可使之運作。一旦開始作功，且其方向與自己之目標相反時，首先必須施以額外之能量使之中止，再加力才能驅動。

②承－現象

合抱之木，生於毫末；九層之台，起於累土； |
千里之行，始於足下。為者敗之，執者失之。 |

【註】

客觀真實：事件之結果，必有累積之過程。

【解】

老子認為：不論多大的樹木，最初都從微小的樹苗開始生長；再高的大樓，也是由一層層的土累積起來；要行千里之路，總得跨出第一步才行。如果不遵從這種自然的規律，恣意行事的，一定會失敗；固執己見者，一定會失去。

【通】

●《中庸》：『登高必自卑，行遠必自邇』。

【釋】

遵循事物自然的因果，就是利用大自然無以抗拒的能量，則萬事皆自然而成。自然之能量無限，人不能違背，否則必敗。

③轉－引申

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，無執故無失。 |
民之從事，常於幾成而敗之， |
慎終如始，則無敗事。 |

【解】

老子認為：因此聖人無所作為，所以不會失敗；不固執執著，因此不會有損失。一般人常常在幾乎要成功時才失敗。如果在事情快完成時，還能和開始時一樣謹慎，則不可能導致失敗。

【釋】

人為己欲，常逆天而行，不僅費力費時，且缺乏自然因果律之佐証，因為事件不到告一段落之時，實無從判斷其結果是否能如己願。因此，慎始慎終，可避免功虧一簣。

④合－結論

是以聖人欲不欲，不貴難得之貨； |
學不學，復眾人之所過。 |
以輔萬物之自然，而不敢為。 |

【解】

老子認為：所以聖人要追求的是無欲的境界，摒棄物質享受；要學習的是不學習任何知識，以導引世人由錯誤回歸於道，以輔助萬物自然發展，不敢妄作主張。

【通】

●《章廿》：『絕學無憂』。

【釋】